

榕城考古略
竹間十日話
竹間談話

〔清〕 秋 帆 著

〔清〕 蘇 松 著

〔民國〕 顧 主 著

福州地方志編纂委員會

海風出版社

旧志整理编辑室

主 编 张天禄

顾 问 黄启权 林貽瑞

编 辑 吴善聘 郭 琳 黄凯端 陈 雯 林 娜

林梅春 方仁杰 梁信明 陈建安

编 务 钱 展 林雪锋 卓 颖 林跃东

出版说明

研究福州乡土文化的许多人,都认为《三山志》、《闽都记》、《榕城考古略》代表了宋、明、清三个时期福州地方史志文献的不同特色。而《榕城考古略》由于成书年代较晚,既收集了丰富的资料,又更贴近于现实,因而备受青睐。

《榕城考古略》作者林枫,字芾庭,号退村居士,侯官(今福州)人。其旧居在鼓楼区杨桥路、光禄坊、会潮里等处。清嘉庆三年(1788)生,道光二十四年(1844)举人;翌年起两次入京,连试不第。从此悉心学问,多有成就。他通音韵,工诗,精于岐黄,又谙地方掌故。家境清贫,晚年靠行医自给,尤勤于著述。同治六年(1867)病卒,终年70岁。除《榕城考古略》外,还著有《历代史纂略》、《医学汇参》、《听秋山馆诗抄》、《四声辨义》、《诗韵异同辨》、《观我录》等十余部、百余卷。

《榕城考古略》原来未刊,各地图书馆抄藏甚少。1980年福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曾组织校点,内部刊行。这次出版特由本委顾问黄启权重新校勘标点,不仅校予福建省图书馆本、福建师大图书馆本,尤其蒙林枫后裔林贤光先生惠赐林家祖传抄本,进行细校,所得不鲜。而且增补了清谢章铤序,又冠以陈宝琛的书名题签和林枫的画像,相信会给读者更多的文化享受。

《竹间十日话》,清郭柏苍辑,光绪丙戌十二年(1886)刊行,计6卷。书中辑录全闽历代遗闻逸事,题材广泛,可补史之阙。郭柏苍(1815~1890),侯官(今福州市)人,清代博物学家、诗人。又名弥苞,字兼秋、青郎,号梦菴藤馆主人、但寤轩老人。道光二十年(1840)举人。后历试不第,转而研究天文、地理、河运等;锐

意收集、采录地方文献、乡邦掌故。除《竹间十日话》外,还著有《乌石山志》、《全闽明诗传》、《闽会水利考》、《海错百一录》、《闽产录异》;并有《补蕉山馆诗》、《鄂跗草堂诗》、《柳湄小榭诗》等集传世。

《竹间续话》,共4卷,郭白阳撰,以往未刊行。其内容、体例与《竹间十日话》相似。郭白阳(约1885~1940),侯官(今福州市)人,郭柏苍之子。幼承家学,后毕业于福建法政学堂,任福建省政府建设厅科员。崇信义,重友情,助人为乐,“好聚书,尤好抄书”。继其父之志,历十余年,撰成《竹间续话》,于民国28年(1939)定稿,未刊而逝。

此次本委就福建省图书馆藏光绪丙戌刊印本《竹间十日话》及手抄本《竹间续话》进行校点。原书生僻字、繁体字、异体字均改为规范简化字,只有个别容易引起歧义的保留原貌。由于水平有限,且排印时间匆促,错漏之处在所难免,敬望专家、读者不吝指正。

《榕城考古略》由黄启权点校、审校,郭琳、梁信明、林梅春参加校对。

《竹间十日话》、《竹间续话》由林贻瑞点校、审校,郭琳、林梅春、方仁杰、陈雯、梁信明、陈建安、赵日和参加校对。

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

二〇〇一年七月

序 一

咸丰初年，东南兵事起，闽上下游皆告警，都人士投笔从戎，缚裤急装屣屣，闾里能者取其大名；其次亦借手以肥其身家。于时，有老屋三楹，炊烟不继，朝吟暝写，闭门于其间，若甚自得者，则名孝廉林芾庭先生也。先生与余外家有连，于余为丈人行；而举于乡也颇晚，其同年生率余侪偶往来酣嬉。先生异我，辱为忘年交。余奔走衣食，远则越千里，近亦数百里，不常相聚，而其相知相怜之意，较之终日相对者有深焉。闽县刘炯甫征君先生，总角之友也。将应大科，行有日，挟余造先生庐，命酒纵谈。征君婉而笃，先生厉而中理，忽坐忽起，忽悲忽喜，其音不宫，郁为变征。既昼，而夜鸡再号，而不能止。杯盘狼藉，寒风穿户，烛光上下，若有鬼神，仰视东方则既白矣。一笑遂别，盖至于今二十年。其后，余行愈远，故乡消息不时得，每当酒酣耳热，意有所不可，辄思先生。恍见长身卓立，转目有光，少可多怪，明斥隐讽者，之相予左右也，乃愈恨余之不能从先生游也。去年，余归自京师，则先生已歿矣。先生晚年，以医自给。其著述倍勤，闽之地理掌故特精，皆勒有成书，医学特其绪余耳。今年，其冢嗣薇卿，出《榕城考古略》一集，属为之序。余捧卷慨然，念老成不可复见。即当日所称莫逆者，今亦十无三四。而嗟我诸舅，零落山丘，生存之华屋屡易主焉。况夫世运升沉之故，人事得失之林，电光泡影，变灭无端，其惊心动魄，更为何如哉！乃叹先生虽穷困，而生平自遂，无所愧作。文章传远，有子能读父书；苟欲置之于流俗赫赫之途，吾知不愿也。是则可大慰矣！至其书之精确世有知者，无所用吾言也。

同治壬申年 长乐谢章铤序于赌棋山庄

序 二

地理志创于班史，翔实一言尽之矣。言古地理者，又不翔无以为实也。都会、郡县之志，在地理类次于总志；然积各省通志成一统志，积都会、郡县志成省通志；非其都会、非其郡县之人，而为其都会、郡县之书，方言之异文异音，传闻之异辞，乡人纪载之未尽行远，奚所据以然否而进退之耶？《吴郡志》成于范成大，《新安志》成于罗愿，《剡录》成于高似孙，《姑苏志》成于王鏊，《武功县志》成于康海，以及林谓之《闽中记》，梁克家之《淳熙三山志》，王应山之《闽郡记》，遽数不能终其物，皆以乡之人之为也。其他亦宦游久于其地，习其语言，稔其故老，周咨博考，而后得之。故有征文考献之志矣。而识大识小，抉择患不精；抉择精矣，体例患不审；体例审矣，搜采患不足：有一于此，则皆与于未善者也。余少壮远游四方，乡邦文献多所暗昧，询焉，瞠目莫对。数十年，乡先生号称熟于掌故者，间有著述，亦复语焉不详。近从林君雪舟晤其族人肖薇孝廉，出其先大父芾庭先生《榕城考古略》三卷，使为叙。首卷《城槽》、二卷《坊巷》、三卷《郊垌》，叙述有法，而采摭群书，附注证之，名人题咏亦录焉。在近人著作中，既似《水道提纲》，又近《东城杂记》可传也。已往者，武昌何巽庵抚部，以《全闽诗录》稿本百余册归余，且谓俟此书刊成，当更举所收闽人著作钞本未刊者十数种继赠，中多有关闽掌故者。迨《诗录》刊行将寄示，抚部而已归道山，其子尚幼，又以兵乱转徙，此十数种者，遂不可复得矣。夫著述一事，有志者不必成，有成者不必善；成且善矣，亦不必传。则此书之刊行，又恶可不亟亟耶！

癸丑小寒节 后学陈衍叙

《榕城考古略》卷上

侯官林 枫蒂庭辑 男世仁薇卿校

城櫓第一

闽在周为荒服，自无诸建国，都冶为城，是为冶城，设险守国，自汉始也。其址今不可考，《图志》谓在今藩署北里许。《三山志》言：闽越王故城，在今府治北二百五步。以势考之，当在今城隍庙迤北，至诸古岭等地也。今北门华林坊半有桥，委平陆中，故老有指为古冶城西外之桥者，未知然否？晋武帝太康三年，始置郡。太守严高狭视冶场面規制，将移白田渡，嫌非南向，乃为图咨于著作郎郭璞。璞指一小山阜，使迁之，乃经始于越王山之南，是为子城，自晋迄六朝皆仍之。唐僖宗中和中，观察使郑镒修拓其东南隅。《名胜志》：北起小山阜，南至虎节门，东起康泰门，西至宜兴门，东南至安定门，西南至清泰门。天复元年，王审知创筑罗城环子城外，设大门及便门十有六、水门三。按黄滔《天王寺碑》：大门八，便门九，水门三，周二十六里，四千八百丈。南曰福安门，福安之东曰清平门，西曰清远门，其西北曰安善门；安善之东曰通远门，其东曰通津门；通津之北曰济川门，其西曰善化门。水门三，注之以堰二，渡之以桥九。梁开平元年，复筑南北夹城，《三山志》：南夹城今宁越门东西一带，北夹城今严胜门、遗爱门一带。谓之南月城、北月城。南城大门二、按黄滔碑：一曰登庸、一曰道清。便门六、水门二，浚濠以通潮汐。北城大门二、按黄滔碑：一曰道泰，一曰严胜。便门五，南城大濠百五十步，北城决河通西湖。黄碑：后渐湮塞，今多豪右占租。后钱氏有闽。初王氏筑城，令陶者印砖悉为钱文，后果归钱氏，人以为先兆云。宋开宝七年，刺史钱昱又筑东南夹

城，东夹城今行春门南北，南夹城今合沙门东西，亦称外城。《三山志》：南自光顺门即合沙门而西，城三百二十九丈，其门楼六间，敌楼三十间；东自东武门即行春门而北安边、临江二门，楼三间，敌楼皆五间，便门二一汤井，一船场。敌楼九间，城二百七十四丈，开沿城河二千九百尺。自东武门而南，门楼三间，敌楼二十四间，城三百一十丈，开沿城河三千六百尺，城高丈有六尺，而厚半之，石其基，累甃而覆以屋。太平兴国三年，钱氏纳土，诏悉堕其城，由是诸城皆废。皇祐四年，诏知州事曹颖叔以渐开修，乃自严胜门始甃一百五十丈。嘉祐元年守臣蔡襄、熙宁元年郡守章岷，皆请修筑子城，不果。二年，太守程师孟始修之，益以西南隅，周九百五十丈。旧子城西至宜兴门，今又广至丰乐门。八年，知州军元积中以女墙善坏，乃悉撤其覆瓦，甃以重甃，密置候楼，皆得瞰临之势。宣和三年，方腊反，州民李全等复以外城为请，又以贼平，报罢。绍兴元年，范汝为反，建州太守程迈乃发巷石，累城瓮门，设敌楼，寻毁。咸淳九年，稍增筑外城。终宋之世，州城不能复旧观也。元至元中，复废堕。至正末，平章陈有定稍缮完之。明洪武四年，命驸马都尉王恭修砌以石，北跨越王山为楼，曰样楼。或云：创造时，以此楼为式，故曰样楼。形家者云：会城四面群山环绕，唯正北一隅势稍缺，故以楼补之。今称镇海楼，上祀真武。南则因故外城绕乌石、九仙二山而围之，广袤方十里，高二丈一尺有奇，厚一丈七尺，周三千三百四十丈。城上敌楼六十有二，警铺九十有八，堞楼二千一百六十四，女墙四千八百有五。中卫指挥李惠等重加修治，并建楼周而覆之。城中架屋，形家以凤穴，登山俯眺，宛若凤毛焉。按黄仲昭《重修三山城櫓记》略云：城高二丈一尺七寸，周围三千三百四十九丈。凡为门七，平山楼一，水阁楼五，滴水台阁楼六十二，串楼二千六百八十四间。周围池深七尺五寸，长三千三百四十六丈。内北一段连山，不通水源，百单四丈。古传云：龙腰山不可凿也。成化十九年，大风雨，楼櫓尽坏。巡按汪奎缮理，以复其旧。嘉靖三十八年防倭，增置敌台三十有六。国朝顺治十八年，总督李率泰因防火灾，折换城屋，增筑

垣牆，高二丈四尺，厚一丈九尺，計窩鋪二百六十四座，炮台九十三座，垛口三千有奇，馬道五千五百三十丈。康熙三十年，總督郭世隆重建西南二城樓。雍正五年、九年相繼重修，增筑女牆。乾隆十六年，總督喀爾吉善、巡撫潘思榘重修。道光間復大修。今城之門七，各門皆有瓮城重關，皆東向，唯西門瓮城中以牆隔之內各有垣。表曰南門，即旧夾城之寧越門也。城闕內砌石，屈曲如水紋，以制離火。按黃碑：王氏所筑之南夾城，有登庸、道清二門。今其址不可考。此則宋咸淳間增筑外城所改之寧越門也。或曰：即古登庸門。重關巖堞左右皆有翼樓，上有周將軍祠，形勢視諸城独壯。道光間災，后重建。曰北門，即旧北城之遺愛門也。旧志謂即嚴勝門，誤。按黃碑：北夾城門二：一曰道泰，一曰嚴勝。《閩郡記》：嚴勝門，梁時在子城北隅，由平山東折而南，逾二十尋。今城屢拓，門亦不存。嚴勝者，劉宋時人，居迹于牆，霽火取贏甚薄。時忧旱，神告太守“必得嚴勝禱”，如其言，果應而雨，遂以名其門。旧有嚴公祠，明洪武三年，都指揮秦藝以旱禱而應，撤旧廟而新之，郡人陳珪為記。据此，則今北門，或謂宋時增筑外城所設。其曰遺愛者，以郡守元絳得名也。《名勝志》：宋郡守元絳數游升山，郡人因其去之日，易北門為遺愛云。今考：絳典郡在仁宋嘉祐七年，而增筑外城則在咸淳九年，蓋宋初各城虽墮，而門尚存，故但易其名，非增設也。有謂即夾城之道泰也，近是。嚴公祠，今亦圯。曰東門，即旧外城之行春門也。本名東武，宋郡守嚴辟疆改為行春。曰西門，郡志：即北夾城之迎仙門。《三山志》：門外通怡山。梁時王霸升舉，故名。亦名怡山門。治平元年，郡守元絳所作。曰水部門，郡志：即旧南夾城之水部門也，在城東南。《三山志》：夾城東南美化門，門內水步門，在臨河务美化門內。按：水步門一名利津門，蓋夾城東南之內門也。曰湯門，在城東迤北，即旧外城便門之湯井門也。《三山志》：外湯路，即安邊樓門也。曰井樓門。在東北，即旧外城之船塢門也。《三山志》：即臨江樓門，內有井曰七穿井，門以此得名。水關四：曰南水關，在水部門迤東，旧清水堰也，俗称水部門閘，引南台江潮，由河口凡三十六曲而入。凡百貨之由南台船運而入，悉由此入城內河。曰西水關在西門迤南，引洪塘江潮，自西河口亦三十六曲而入。凡百貨之由洪江入城者，咸由之。曰北水關，在城西北隅，旧為閘，引西湖水入城。《閩郡記》：相傳閩時蕭梁引水西湖，貫城而入，沿丰樂門城隅，与浦尾潮相接，為浴馬之所，且以涤秽云。其后多淤，民以為病。明万历十七年，知府江輅為葺治之，事詳叶文忠相國記中。今為滨湖居民霸据湖利，筑坝以塞其流，而湖水不复入城矣。曰湯水關。在湯門迤

北,与澳桥河接,引龙腰东北诸山之水入城。西南二闸,舟楫随潮汐往来,百货所通。城中河道周折萦回于民居前后。北水关若开通甕塞,西湖小舟亦可以径入内河;唯汤水关则但以蓄泄潦水而已。时董侍郎应举曰:省城水法,龙腰东北诸山之水汇于溪,送入汤水关;龙腰西北诸山之水汇于湖,送入北水关;此二送龙水也。最妙洪、台二江之水,挟潮绕入西水关,环注而东;而海潮又自水部门直入,环注城中,与送龙水会,进以钟其美,退以流其恶,最为吉利。从来有水关而无闸限,亦不闭塞者,以潮汐往来,非若他处有出无入之水,虞其泄漏也。

唐陈邕《登郡城楼》诗:井邑白云间,岩城远带山。沙墟阴欲暮,郊色淡方闲。孤径回榕岸,层峦破铁关。寥寥分远望,暂得一开颜。宋谢泌诗:湖田播种重收谷,道路逢人半是僧。城里三山千簇寺,夜间七塔万枝灯。鲍信诗:两信潮生海涨天,鱼虾入市不论钱。户无酒禁人争醉,地少霜威花正然。吕祖谦诗:路逢十客九青衿,半是同袍旧弟兄。最忆市桥灯火静,巷南巷北读书声。龙昌期诗:苍烟巷陌杏格老,白露园林紫蔗甜。百货随潮船入市,万家沽酒户垂帘。蔡襄《暮春登南门》诗:丽谯高倚晚天霞,满目平皋尽物华。十曲胡笳催鼓答,三重湘酎倩旗夸。连江急雨送归燕,拂地轻风移落花。强凭阑干还自问,此情何处是边涯。曾巩《北城闲步》诗:土膏初动麦苗青,饱食城头任意行。便起高亭临北渚,欲乘长日劝春耕。郭祥正《南楼》诗:楼外青山似故人,雨余山色净无尘。青山依旧人还老,一片离愁挂晚春。明陈勋《登北城镇海楼》诗:缥缈层城海上头,平临列岫俯沧洲。霜凋树色千家出,松作涛声万壑流。故里淹留唯短褐,暮天摇落此登楼。稻梁何处归鸿急,伫立苍茫不散愁。陈亮诗:东西屹立两浮屠,百里台江似带纡。八郡河山闽故国,双门楼阁宋行都。自从风俗归文化,几见封疆入版图。惟有越王城上月,年年流影照西湖。王恭《冶城歌》:七闽山水多奇胜,秦汉封疆古来盛。无诸建国何英雄,赤土分茅于此中。荒城野水行人度,细柳春榕旧宫树。浮世空歌逐鹿时,断矶不辨屠龙处。忽从图画见三山,正在无诸故垒间。丽谯官署人烟积,塔庙琳宫野照间。琳宫塔庙相辉映,平远清冷海天迥。落叶霜传海外钟,垂萝月隐烟中磬。东城西郭骑纷纷,旌节朝朝候使君。谁拂尘衣访仙迹,独凌三岛望孤云。又《冶城怀古》诗:无诸建国古蛮州,城下长江水漫流。野烧荒陆啼鸟外,青山遗庙暮云头。

西风木叶空墮曙，落日人烟故垒秋。借问屠龙旧踪迹，断矶寒草不胜愁。

以下摘句，唐高适诗：大都秋雁少，只是夜猿多。东路云山合，南天瘴疠和。皇甫丹诗：路人从此少，岭水向南分。僧法震诗：海岛冬春雨，江帆来去风。僧皎然诗：岭重寒不到，海近瘴偏多。野戍桃梅发，人家翡翠过。李洞诗：南斗看应近，北人来甚稀。杜荀鹤诗：雨匀紫菊丛丛色，风弄红蕉叶叶声。北畔是山南畔海，只堪图画不堪行。陈轩诗：城里三山古越都，楼台相望跨蓬壶。有时细雨微烟罩，便是天然水墨图。王应钟诗：甍桥隐隐龙江绕，雁塔双双雉堞回。落日寒潮螺女渡，冷烟荒草越王台。徐燧诗：十万人家烟漠漠，三山宫阙草芊芊。莲花高岫秋芜外，金粟荒台夕照前。又甲第朱门长乐郡，管弦灯火晋安城。夕阳仙观金钟杳，夜雨欧池剑气鸣。谢肇淛诗：云迷平楚高低树，风送寒潮来去舟。郑邦祥诗：夕阳南望挂浮屠，秋草荒台忆故都。金锁江空沉霸气，宝轮车散碎宫铺。

城内河道桥梁附

城内之河，萦回缭绕，与大江潮汐通，皆唐宋以来旧城濠故迹也。自南水关闸引江潮入城，分二派：一从使君桥，在水都门内，今名古仙桥。宋大中祥符二年建，初名河西，与德政桥纵横数步。桥之东即清水堰。绍兴二十六年，乡人因置门名使君，并以名桥，后改名古仙，镌于石栏，并刻“仁政流芳”四字。经武安桥，在铁冶巷口。国朝雍正六年建，北通将军前，西通高节里。至通津门桥，桥名津门桥，本名兼济，即古罗城兼济门桥也。旧记：初从清水堰开河，通澳桥浦引潮贯城，横渡兼济门，盖仿闽筑罗城所凿也。宋咸平中，郡守陈象舆重浚，并门改为通津。又西经福枝桥、新桥，二桥俱在朱紫坊，乾隆年间建。至安泰桥、古罗城利涉门桥也。宋宣和中，郡守陆藻建亭其上，旧有《重修津渠记》，掌书记陶岳撰，在利涉门。《国都记》：亭废，碑亦不存。《榕城景物考》：唐天复初，为罗城南关，人烟绣错，舟楫云排，两岸酒市歌楼，箫管从柳阴榕叶中出。曾子固《出利涉门诗》：红纱笼竹过斜桥，复观羣飞入斗杓。人在画船犹未睡，满船明月一溪潮。澳门桥、古罗城清远门桥也，俗亦称鸭门桥。虹桥，在光禄坊南，旧名板桥。有亭，后圯，易以石，俗名老佛亭桥。稍转而北，过常丰仓前，经金斗桥、在文儒坊西口，旧罗城金斗门桥也。馆驿桥，在衣锦坊西口，旧名车弩桥，系木梁。明成化间，易以石，以近三山驿，故名；俗称驿前桥。而会于观音桥，桥旁祀观音大士，故名。

与西水关之江湖会，西水关引洪塘江湖，从西禅埔三十六曲而入城，过太平桥与南潮合。按郡志：西水关桥在三山驿后；太平桥在水关之东。今止一桥。合而趋于浦尾，浦尾，今呼文藻山河沿。南水关之潮。又一派折而北，经德政桥，在古仙桥之东。《三山志》：德政桥，古桥渡也。绍兴十四年，僧觉渐作，阔九丈，为三门，号曰新桥。曩时大义、白田诸渡，至河津及城南有东适者，皆出澳桥，欲径者此渡焉。或曰自桥立，东走者免百步之迂，然北山七十里之水，会于澳桥之北，驻而后进，行未百步，复逡巡于此桥之下。时潦暴至尾閤不逮，东湖数十里田亩，莽为水病，由此故也。今考旧记则不然，东湖自晋开凿，正欲受北山之水；民自湮塞而为田，岂桥之罪哉！陈覆书“德政桥”三字，镌于石栏。乾道二年建亭，今废。通澳桥，在东门大街，旧名去思桥。《三山志》：桥为罗城大壕，即澳桥。南从江岸开河口通潮，北流至澳桥，遂通东湖，直如沟洫，号直澳浦。相传无诸时，四面皆江水，此如屋奥，舟楫所赴，北会山原，东达行路。先时已有桥，宋开宝中，钱昱修。景德元年，谢郎中泌谋易以石，州民陈祐等奔走营造，泌去三年而桥始成。后泌死，州民相与缟素，祠祀之。《闽都记》：祥符七年，改名通津。熙宁八年，郡守元积中更名去思（案《三山志》：熙宁八年，元积中慕谢之政，于是举何武故事改曰“去思”），陈烈为记。后陆藻守乡郡，构亭其上，提刑俞向为记。其后祠亭俱毁，有石刻八字“宜戒前事，不可架屋”。按：今为八旗汛地，仍建亭其上，旁为卡房。接汤水关，有桥曰汤水关桥。稍折而西，经庆城寺前延庆桥，达狮桥在井楼门南。《三山志》作帅桥。至经院前桥，在狮桥西百步许，三牧坊北口。循仁爱桥，按郡志：仁爱桥在右卫前，古子城定安门桥也。今塞，桥梁仅存。考今河自经院前桥西流，至庙巷东口，稍迤而南，其旁有石梁，想即桥址也。郡志又有龙须桥，在屯田道西，今址失。勾栏桥，郡志：在玄坛河边。按今陕西会馆前有桥，改曰安澜，即其址也。而达于到任桥。在双门楼内，旧子城虎节门桥也。《闽都记》：晋严高开河通舟楫，因名大航桥，又名大桥。唐元和中，观察使薛平重修，以油杉作堤限。宋熙宁中，郡守程师孟重修，改名乐土桥，俗呼毛应桥，今称到任桥。又西至于杨桥，一名雅俗桥，旧子城清泰门桥也。上旧有清泰楼，今废，俗称杨桥。通于合潮桥，东南二潮合流于此，故与发纵纵横相接，俗名双抛，有石刻“合潮流水河步”六字。接北水关之水，俱会于浦尾，与南潮合。

北水关引西湖之水入城，经北水关桥、宜秋桥在北门后曹，一名卧湖桥，即閤时凿渠处，详见前。南过定远桥，即旧子城丰乐门桥也。《闽都记》：在

丰乐门外，旧名义和，今西门半街也。桥以东为遵义坊，以西为晋时西湖。今城屡拓，而湖湮塞，皆为民居矣。出发苗桥，与合潮桥会。发苗桥在水流坑北。《三山志》：子城西南隅发苗桥，昔有妪于此卖鬻，因名。今普明庵旁旧桥侧有水闸，基石犹存。按庵今久废，闸址亦不可考。其杨桥之东，又有支河从开通桥下，开通桥，在杨桥东半步许之水石桥。北通一港，至众乐桥在督署西偏。俗称五显桥。抵宜兴桥而止，即西龙须河也。桥今塞，石梁仅存其一。按《闽都记》：俗谓鼓楼为龙头，双门楼为龙鼻，九仙、乌石二塔为龙角，龙须东西河。梁其上者四：曰便民、曰宜兴，并西曰龙须、曰仁爱，并东此即西龙须河也。《万历府志》：龙须河一自谿楼左畔屯田道西，经开元寺前剃刀桥入河；一自谿楼右畔登云坊边，经大中寺边入河。今考登云坊，旧在土街口，今坊废，而地犹称登云铺。宜兴桥本子城宜兴门桥，宋熙宁三年，拓子城至丰乐门，而此门不撤，故亦称宜兴内门，此河则其濠也。嘉祐二年，蔡襄《开河记》：自清泰门至宜兴门桥，长九十五丈五尺，宜兴门至州衙墙七十八丈。盖前此河身甚长，今则悉为民居矣。故北门半街尚有长河之名，而北后街有悦济桥址存焉。东龙须河址，今亦就湮，龙须桥亦无考。此城内河渠之大略也。按《闽都记》：初郡城凿渠通潮分二派：东南自水部门入，经虎节河而西；西南自西水关入，经观音桥至浦尾而东，俱会于双抛桥。西水又自观音桥而南，经常丰仓前至澳门桥，与东潮合。东潮，又自津门楼，经安泰桥，与西潮合。二潮吐吞，缭绕若带，会城一奇也。今民居淆杂，河渠多淤，潮亦罕接，治水者当加意云。按今河自庆城寺前以西，合潮桥以东，河身填塞日高，潮皆不接。而北水关外，又为近潮村民横筑一坝，而潮水不复入城，沿河居民抛弃粪秽，任意搭盖浮屋，自宜兴桥以南将为平陆矣。又按《三山志》：“今城东南地势卑平，潮上大江，自南台东北入河口津，经通仙门、美化门之东，接通仙门，钱氏所筑，外城之东南门；美化门则王氏南头城之名。故今水部门外，犹有通仙境、美化境之名。至临河务，今水部门外河务境。入南锁港。北通德政桥，至去思桥，为罗城大濠。过桥北，出锁港，散入东湖。”自德政桥之西南，至河西桥以西。旧置闸名清水堰嘉祐二年，蔡襄开河有记。自清水堰口至兼济门桥，南岸百五丈九尺五寸，北岸百五丈七尺，泥面三丈六尺，底二丈四尺，深三尺。兼济门至利涉门桥，南岸百七十六丈，北岸加一丈六尺，泥面三丈三尺，底二丈二尺。利涉门至清远门桥，南岸百四丈一尺，北岸加八尺，余同上。清远门至发苗

桥，南岸四百八十一丈六尺，北岸四百六十八丈三尺，泥面三丈，底二丈，深六尺。发苗桥至清泰门桥，南岸四十八丈五尺，北岸四十二丈六尺，泥面二丈，底一丈四尺。清泰门至后河口开元寺前小石桥，南岸九十二丈九尺，北岸百八十九丈二尺，泥面二丈。小石桥至经院前桥，十八丈八尺，泥面三丈，底二丈，深五尺。经院桥至南禅寺斗门桥，南岸面七十六丈二尺，北岸百八十七丈七尺，泥面三丈，深四尺。发苗桥至乐输门桥百六丈五尺五寸，泥面二丈，底丈有四。乐输门至鹿顶门墙，九十八丈四尺，泥面二丈，底丈四尺。清泰门至宜兴门桥，东岸九十五丈八尺，西岸同，泥面丈有五尺，底一丈。宜兴门至州衙墙，七十八丈，泥面同上。小石桥至定安门，六十三丈六尺，泥面八尺，底六尺。安定门至东康门桥百丈六尺，泥面丈有五尺，底减三尺。按记中所载河道与今略同。惟小石桥至定安门，安定门至东康门，河道久湮，俱不可考。旧记：安定门在右卫前，东康门在丽文坊，然河道相距四十丈，远近似稍不合。东康门桥，今亦失其址。《闽都记》谓：今藩司仪门前东，即古东康门址，未知孰是？乐输门，即丰乐门，以近都仓，严辟疆改为乐输鹿顶门。据《三山志》：罗城西北安善门上有楼，内有鹿顶门。今西湖旁正伪闽为复道外，今以地考之，当在今北水关迤北悦济桥地也。南禅寺久废，即法性院也。《三山志》：在南津坊，开运三年置。初闽王作东西二宅，为诸子居，此其东宅也。其子延钧僭伪建为宫，后舍为院，号千佛南禅院。今考忠懿王祠，传为闽王故居，而庆城寺亦为延羲宅，地皆相接。疑钱氏有闽，令建庙以祀王，因即此创建耳。斗门桥，今不知何处。小石桥至定安门，即东龙须河也，今河亦塞。

城外濠

城外之濠，据郡志：明嘉靖三十八年，防倭增置敌台。环城三面筑濠，深七尺五寸，广十丈，延袤三千三百四十六丈有奇，此则今城之濠也。《郡志》：于城濠下，只引旧子城、罗城、夹城、外城之濠，则统城内外河道言之。惟“水利，城外河”下引《三山志》云：“自通仙门西今水部门外通仙境分为三：一自通仙门之南，入通仙桥，西行经洗马桥，别分一支南横通韭菜桥，又东西分为两支，而南名玉筋水。而西会于夹城濠之西南隅；一自美化门之西，入教场南，过宁越门外九仙桥，西逾宿猿洞址，过西门迎仙桥，乃北通西湖，至遗爱门

池桥；一自德政桥之西南，至河西桥以西，置闸，吸大河水贯城，而西经通津门桥，次安泰桥，次清远门桥，次板桥，次金斗门桥，直抵浦尾，折而东，经金塘桥与甘棠闸潮相遇。其东别为二：一自通仙门之东北行，至临河务水门，分支濠，绕外城而北，过行春门外乐游桥，又绕外城而西至汤井门，接去思桥河尾。”此则专就城外河道言之。今濠多因于此，唯汤门至井楼门，抵龙腰东一带，尚未详耳。今七城之外，跨濠皆有桥，如南门外之九仙桥，即今城外板桥。景德四年，林洪范《合沙门记》：初造以木，袁郡守逢吉易以石梁。或曰梁开平二年，闽王作。元符二年，颜象环建亭其上，更今名。《正德府志》：元季毁，今仍为木梁。又南为洗马桥，旧为木梁，外城濠也。水部门外之板桥、通仙桥，板桥木梁，一名镇海桥；通仙桥在其南，宋乾道间构亭。井楼门外之四明桥，北门外之遗爱桥，夹城之濠也。南门外之沙合桥，即今小桥东门外之乐游桥，即晋安桥，旧外城行春门桥也。西门外之迎仙桥，即今板桥外城之濠也。想明时凿濠，大抵因唐宋之旧，而加以疏通耳。《郡志》载城外之河，亦仅录《三山志》一条，余皆疏略。从来修城之役，亦未有议及浚濠者。近河渠日壅，仅西北一隅倚湖为固，余皆湮塞，潮汐罕接，求所谓广十丈、深七尺五寸者，无有也。疏通清复，非今日之急务乎！

附旧城考略：

冶 城 闽之有城，自冶城始，至晋太康始改迁，旧址遂不复可稽。《三山纪略》：冶山者，古冶铸之地。闽越王都于其前麓。《图志》谓在今藩署北里许。《三山志》：闽越王故城，在今府治北二百五步。又《闽都记》：将军山一名冶山，在贡院西南，闽越故城。又“城隍庙”下云：晋太康迁城建庙。今合诸说考之，其地当在今诸公岭以南，城隍庙以北等地也。故今华林寺及乾元废寺，今钱塘巷地皆指为冶城故址，说近是。

子 城 晋太康三年，郡守严高所筑，自晋迄六朝皆仍之。

所传郭璞《迁城记》，近形家言，并不详其规制。郭璞《迁城记》：桑田为海，人事更改。六旬甲子，当有其害。更着重衣，周回重载。郑国归朝，重关为待。鸟出木空，千载不昧。前有双眉，重施粉黛。溪涧水来，尽归于海。主携其客，客住主在。稳首东日，高山镇寨。木自添金，因城右兑。但见蛇影，莫知坐亥。事过方知，知而未会。龙山高山，光照其代。巧妇能裁，得令人爱。若解修心，得其终倍。市笼放火，聚集磊磊。有一老翁，手持竹筒。重添新宰，在言不在。铭曰：泰康之载，迁插阨基。四邑牢城，层峦三径。洪许南流，瑞龙地应。其主螺女，现对花峰。千载不杂，世代兴隆。诸邦万古，繁盛仁风。其城形状，如鸾如凤，势气盘擎，遇兵不饥，遇荒不掠，逢灾不染。其甲子满，废而复兴。唐僖宗中，观察使郑镠修拓其东南隅。天复元年，王审知据有闽土，创筑罗城环子城外，寻又筑南北夹城，于子城旧门多所更易。宋初悉度堕。熙宁中，郡守程师孟始据旧子城修复，益拓其西南隅。咸淳中，又于郡外城增筑焉。盖已兼罗城之址，非皆晋子城旧制也。《三山志》所载门楼之名，大抵皆熙宁间所修者。今就其可考者言之，子城门七：正南曰虎节门，在今到任桥，按其西尚有虎节河沿之名。东南曰定安门，闽王审知作，郡守严辟疆改今名。今右卫前，按即卫前街也。东曰康泰门，王审知作，名东康。治平初，郡守元绛更今名，上有楼名东山，今丽文坊。按今丽文坊北贡院云路坊旁有里社，称东山境。其东称大楼铺，或皆以城楼而得名也。又考蔡襄《开河记》，自小石桥至定安门六十三丈六尺，自定安门至东康门桥百丈六尺，是当时二城之外，皆有河也。今河塞，城址亦湮。其云皆王审知作，则不皆晋旧可知也。西曰丰乐门，旧罗城门，郡守严辟疆更名乐输，以近都仓也。熙宁二年，拓子城，遂为子城门。建炎初，更今名。按《闽郡记》：旧名义和都仓，即今旧米仓也。西内宜兴门，旧子城门也。熙宁二年，拓子城至丰乐门，而此门不撤，故称宜兴内门。宜兴桥巷即今马房巷。宜兴门桥在今土街口，石梁仅存，俗称弹棉河沿。西南清泰门，有清泰楼，今废。门外雅俗桥，即今杨桥。正南虎节门外有重关，名还珠门。闽龙启元年作，名镇闽台，又名龟头门，在今布政司南。宋大中祥符间，郡守严辟疆改名还珠。绍兴元年火，寻复建。元延祐四年重建。明成化十三年，复毁，十七年重建。弘治、正德间，屡灾。正德丁未，布政使陈珂重建，易以砖甃，上开明窗。国朝康熙二十年，总督姚启圣，巡抚吴兴祚改创，扁曰狮子楼，俗名双门。五十九年又灾，巡抚吕犹龙重建。《闽郡记》：双门之中凿石为狮子，压制南面五虎山。明林瀚《还珠门记》：门以还珠名者，复古也。是门当薇垣前数百步，上为楼台阙，其下分两途，屹立闽越通街，一方之镇系

焉。郡志载：其为五代唐王审知所创。初名“龟头”，意与“归投”者音合，图维得众，所见抑何陋耶！迨赵宋抚有天下，僭伪削平。大中祥符间，严辟疆以待御史出治吾福，更曰还珠。盖取汉孟尝守合浦，德政所感，去珠复还之意。后八九十载，政和，黄龙图学士裘两知是郡，因其颓圯而新之，名犹旧也。至成化丁酉毁于回禄，维时方伯李公嗣、钱公琰相经画重建；翰林学士四明杨文懿公守陈记之，更署曰镇闽台。弘治甲寅，正戊辰，上下三十余年，已三罹于灾矣。盖其飞檐耸栋虽极工致，而延燎易及，识者病焉。辛未春，钱塘陈公何以闽观察使两转大方伯于薇垣视篆，未几，百废皆举。而此门楼实按藩司，昔谓重谯双门，出入经之，尤所先也，爰捐俸募工，伐木采石，经始于是岁之季冬，越明年壬申仲夏告成，址度广轮，并如昔不增，但夹以高坦，漫以坚甃，通以阁道，四面明棖洞达，无樽护节税之华。前后扁三字，公亲笔也，宏朴浑坚，可寿悠远，他虞释埃矣，云云。郡志：按《三山志》还珠门，闽龙启元年作，名镇闽台，又名龟头门，则是门实王鏐所筑，非审知也。前志谓为王审知创，而林记引之，不加之正，均误。又考双门凿石为狮子，始见于《闽都记》，亦未详所创何时，他志亦不载，林记亦未言及，大抵明中叶以后始有耳！子城，城上之楼有九，皆程师孟所创。按《熙宁图》：西湖楼、蕃宣楼、五云楼，城西南下金铺桥；《闽都记》：蕃宣楼在子城西北，西湖楼在蕃宣楼西。赵汝遇重浚西湖，即其地建澄澜阁。蕃宣楼后为碧峰亭，今并废。考澄澜阁旧在子城西门上，当即今土街迤北地，盖是时北街以外皆西湖也。五云楼或作望云，其地不可考。金铺桥，在今文藻山河沿。三山楼，城东南下长利桥；长利桥，俗名剃刀桥，在开元寺前。清微楼，清泰门上；清微楼，一作清风楼。清泰门，即今阳桥北。泰山楼，康泰门上；泰山，一作东山。康泰门，一作东康，详见上。堆玉楼，城东北隅；绍兴年间，即其址创观风亭，今未详。缓带楼，在子城北；《闽都记》：淳熙三年，即其址创超览亭。坐云楼，城西，今怡山阁。一说无坐云楼，而有九仙楼，旧名清风桥。下负墙，为亭三：一曰雅歌，二曰吏隐，三曰春风。浚其隍，为桥十二：虎节门大桥，即今到任桥。清泰门雅俗桥，即今杨桥西南隅发苗桥，说见《河道》丰乐门义和桥，即今定远桥宜秋桥，今卧湖桥东南隅长利桥，定安门仁爱桥，今塞康泰门乐游桥，蔡襄《修河记》名康泰门桥，今废。非今东门外之晋安桥也。清泰门众乐桥，今称五显桥。开通桥，众乐桥北便民桥，今塞宜兴门桥；疏以二门，拒以一插。门插今不可考。按子城之门，据《三山志》唯正南虎节，西内宣兴，西南清泰，三者为子城旧门。其三者云皆王审知作，则非晋旧可知也。且北门亦缺。即熙宁间所创之九楼、三亭，其名仅存，而址皆不可考。